

集部

午亭文編卷四十二

大學士陳廷敬撰

傳

封中憲大夫希聲吳公傳

吳公諱道熙字希聲沁州人大父諱其躬耕讀書隴上有學問行義父諱某孝友忠信能化其鄉人盖吳氏世世有隱德云公生而質直重厚不喜遊嬉稍長謹繩墨

蹈規矩老師宿儒歎以為不及與其昆季以文學相切劘家貧不能致師聖賢精理皆苦志玩索心自得之里中從而請業者數十百人勸誘訓戒各因其材使有所成就諸子皆自教以學為世賢人公初補博士弟子員數應省試不合於有司退而益以明道授徒為已任其後以子�貴累封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公自少至老以孝悌仁義修其身以教其家與鄉盖鄉之知有師自公始也昔余過銅鞮夜見公於逆旅鬚眉軒偉

布衣敝冠與余語意往往合旦日往謁謝見所居陋巷蓬門隱約寒素意洎如也蓋公之操義風槩如此于三人璵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為

朝廷名臣蓋所謂世之賢人也琪瑛皆有名膠庠中公之歿璵屬廷敬為公傳贊曰

余過銅鞮時問吳公家在徐村村有唐徐勣廟故名考勣家曹州離狐客衛南不聞其在銅鞮也或曰勣守并數出雲中戰有功德在民民祠之其東有文中子祠以

通嘗讀書於此沁人之慕義不忘如此哉若公者非所謂古之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與況修其身以教家及鄉鄉之有師自公始則尸祝而俎豆公者雖比於英公文中子不為失倫矣

張太公傳

張太公鈐字字奇別字見虛先世陽城人元末遷沁水之竇莊竇莊者在榼山下沁水環焉以所居人得名然張氏由明以來為士林華族實冠冀南他族姓鮮可為

比父五典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宮保公子六人曰銓以巡按御史死遼事諡忠烈墓道祠廟肅若神明曰鋡舉人曰鋡進士曰錜舉人曰鐇貢士時方重科目自鋡以下皆矯厲自奮而太公宮保公第三子俯躬下氣恂恂東餙嘗曰古之君子讀書遂志豈以為過不遇哉再舉於有司輙不利以子道湜官翰林編修封太公如其官於是宮保公之子六人皆通貴益大顯其家當宮保公時太公為博士弟子員文名蔚起時方有兄弟競

爽之目宮保公曰吾家故貧自吾為吏産益落汝曹守文墨皆不治家人生事家人食指多又疊罹寇殣吾憂之可以寄百口者察無若鈴賢太公聞之曰吾知遵吾父命而已游太學歸管轄家事内外纎悉罔不如宮保公意宮保公色喜曰我固知鈐賢鈐果克吾家仲早世遺孫子殤宮保公既命忠烈公子道濟為之後依其婦劉時道濟已長成人太公懼無以慰寡嫂心提其幼子道湜於襁褓中屬劉且十五年不幸太公長子卒劉遣

道湜歸曰兒無母我太公不得已命之曰兒無背劉道湜始終事劉如母太公之命也初宫保公謝賓客時忠烈公已仗節殉難鈴年十六鈴鱠生才五六歲三人者太公異母弟也太公推食飲解衣服以養以教垂三十年皆有所樹立有聞於時於是太公謂吾事乃今畢矣其誠孝友弟出乎天性若此明末舉賢良方正科有司屬意太公太公聞之即日騎蹇驢遯去下太行渡河涉江隱跡武林湖山之間後既以子貴益退損如常人鞾

冠布袍過市門一人負重力不勝睥睨太公謂丈人助我一臂力太公急呼旁舍人助之力旁舍人曰此張太公也負者懼謝罪太公笑而遣之始余至太公家甌盎蕭然瓦罌脫粟時余方少然已知太公修身閑家心敬慕其為人其後又三十年太公白首魁艾歸然長德壽考燕喜夫婦偕老即其家罕有能並者鄉里稱張太公長者能操行仁義而天之報施善人不爽也

陳子曰嘗竊覽觀史遷以來所傳記畸人軼事多奇怪絕

特可喜之行世亦樂稱之葢庸德者衆人之所去也以余所覩張太公行事何其謹厚純樸退讓君子與席藉榮寵何難取富貴以就功名顧蕭然自外獨行其志非有德者孰能之其賢矣哉

廖氏傳

嘗觀建文朝遺事未嘗不掩卷欷歔至成祖殺方孝孺連引九族則又不禁瞋目竪髮恚恨其所為今三百年一時忠臣烈士事多湮滅無傳余在史局捜羅散失苟

幸得之則喜以悲而況得見其子孫苗裔耶廖永忠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有功太祖時封德慶侯子權嗣封孫銘鏞受學孝孺孝孺被禍禁勿得收其屍銘鏞兄弟獨往慟哭收葬之成祖怒戍之金山余旣載其事後見廖生鳳徵文奇其人請與居二年矣不知其巢縣子孫也生之言曰金山距松江百里瀕海子孫世襲指揮千户明之末年鳳徵之祖某知天下將亂金山軍民並處且有變移家之松江

清兵南伐衛堅守不下積屍與城堞等兵乃躍上城伯祖某於城樓上手格數人與其長子某皆自刎死次子某亟歸遣散其家人自焚親屬二十餘口還刎父屍傍以死鳳徵之祖以郡居弗及於難搆屋申浦之南教子孫以農賈為業

國初徵領旗軍子弟為運漕千總戒勿往今雲間廖無二姓皆巢縣裔也今吾乃知生烈士之子孫而益歎慕其先有當稱述者或以節死或以見幾去其致命遂志

者為忠義臣潔身遠害以教其子孫可謂賢人君子矣吾獨惜其名字皆失而不可求也故為記其略如此

旭白韓君傳

韓氏其先魏王琦家在相州宋亂相州數被兵國子祭酒曰永實始遷洪洞當其時洪洞之韓累數世不仕然皆屈首受詩書尤精黄岐之學能以業其家所活人大多功葢與古之良相者侔洪洞之人曰真韓王裔孫也前明成化中以進士起家累官戸部尚書曰文有直聲

最後抗章暴劉瑾罪武宗驚泣為不食瑾矯旨奪尚書
官下詔獄瑾誅復尚書嘉靖初數薦不起進太子太保
賜誥褒美卒贈太傅謚忠定忠定公子士聰高唐知州
士奇刑部主事皆以瑾故奪官於是韓氏始大顯名於
時矣君諱光曉字旭白高唐公五世孫祖汝松家齋用
素饒不省計喜施至靡財單弊洪洞人謂韓氏世有其
德父承寵濟南同知敦樸謹愿能繼父志不屑以財自
雄然時以其留餘稍稍用鹽筴才足給食指遂移其家

津門在濟南既不樂仕宦解其官歸曰吾韓氏世有德於洪洞吾其可遠先人之墓廬且洪洞人愛我吾必歸歸次曲陽無疾而卒君時獨從哀號路側過者酸鼻既歸葬會京東兵君母亢留張灣及於難君卒遭變執喪行古制雖士大夫習禮者莫能過焉濟南公二子君其季與伯氏異母君母亢安人初亢氏善富髙貲亢之來歸也豐其奩金累數萬濟南公曰季亢之自出也金必歸季後君皆以金歸伯氏里中賈豎素怨伯氏訟伯氏

欺其孤君曰我固以讓吾兄由是訟者大屈君事兄如嚴父待兄之子如己子人高其行化漸於鄉焉君嘗為博士弟子員蕲蕲立名譽妒嫪者妎其能將遺書督學使者使黜君然其人陽與君相交驩傭奴數數來奴誤謂遺君者遂以書抵君君視書嘸然語奴非遺我也奴持書去後君竟用是黜君終不語家人以故妒者後覺之大慚恚曰吾傷長者無面目自活其意度行事多此類封文林郎娶亢氏封孺人子象起主事象起初為福

山令有異政

陳子曰令人為其父母傳者直以為誌表之餘事耳豈真能知文字之可貴哉夫人不皆有竒德卓行故傳者尤往往難之𠋣起之求傳其親獨異焉曰誌以納諸幽表以揭其外然而不皆可行世致逺也於傳乎是重敢以煩公余見令戸部尚書福山王公嘗數稱福山之政有異王韓婚也故語韓事有足徵及退而考其家世竒德卓行果皆可傳也是以叙着於篇嗚呼韓君之賢知

文字之可貴如此而大司農謂韓君曰今之名能文而可為予先人傳者陳子也夫王公擇人而使為文則禍山之為政其得於鄉邑賢大夫也有由然矣

三烈婦傳

裴氏陽城龍莊里民張琦妻琦賈人常游河南北間客死禹州裴聞而號泣曰天乎夫死無子我義不再辱我昔嘗笑人何至令人笑我耶絕食五日不死其兄來祭琦裴止之曰姑待我而家人防視愈益嚴强之食復食

於是守者稍懈遲明視之自經死矣及含斂貌如生莊靚猶未聞琦死信時夫以婦人稱說大義凜凜有古烈士風其亦可以愧世之為丈夫偷生苟免者矣時康熙己未歲正月也其後陽城以夫死自經從葬者復有二人其一在陽城之化源里曰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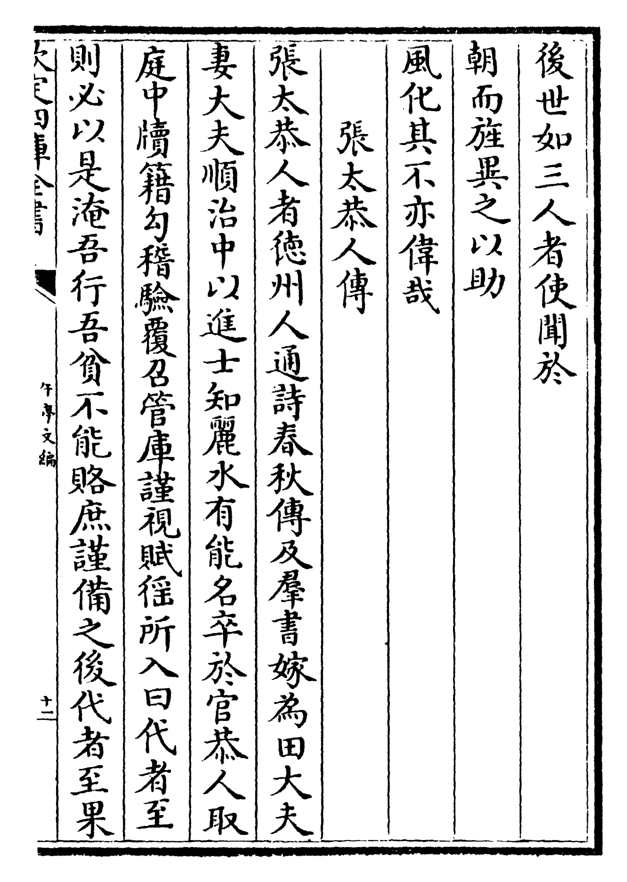
李氏者石基永妻基永家貧好學至不能繼餔糜而誦讀不輟遭時書賄年二十七不得列邑庠鬱鬱以死有二女一男男才二歲基永死之明日男亦死基永以貧

故五日始克棺斂李取基永手鈔秦漢文唐詩各數卷內棺中是夕櫛沐自經棺傍

張任妻王氏陽城白巷里人曾大父參政公徵俊死崇禎時流賊難者也大父父皆儒生任大父中丞公父民部君兩家俱高門壬年十六歸任才數月任為學官弟子員數日病卒王絕飲食居樓中矢必死家人環守之明日紿其家人趣使下取食有小女奴在傍陽怒之女奴驚趨出遂自經死衣裄間經以夫故腰組項下經痕

處受以白縑數寸許衣上下縫紉牢固不可易未死前一日嫁時衣履巾帨諸飾用物從王氏來及夫家者各別置不亂室中羅列悉就完整不以倉卒改常度其從容暇豫如此死時年十有七康熙庚申八月朔也

陳子曰自吾居里中二年三見烈婦事近世鮮鄉閭之教烈婦之事謂非出於性生者耶始張琦妻裴余嘗語邑令以聞於大吏請表之已而格不行余嘗觀古烈女雖猶未至於三婦人所為者皆得史傳著之以勸天下



後世如三人者使聞於
朝而旌異之以助
風化其不亦偉哉

張太恭人傳

張太恭人者德州人通詩春秋傳及羣書嫁為田大夫妻大夫順治中以進士知麗水有能名卒於官恭人取庭中牘籍勾稽驗覆召管庫謹視賦徑所入曰代者至則必以是淹吾行吾貧不能賂庶謹備之後代者至果

以為言恭人牒太守請自臨詹太守王君來坐縣堂上恭人身自立堂下見太守顧家僮持籍以進太守按籍閱所入出無一舛漏者代者屈恭人得以大夫櫬行當此時恭人提其孤歸數困於强豪孤雯予友也為予言曰雯母師也一室之內十年之間午夜篝燈紡績聲讀書聲哭聲三者而已予聞之泣泫然不自止其後雯需先後成進士雯塡撫三吳移撫黔需在翰林需亦以文行選入太學皆恭人所自教年七十七凡四進封以卒

恭人能文章工詩詩成輒焚棄謂其孫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詩之教也孫弗敢强然猶傳其茹荼吟三十首咏歌於士人世之自以為能詩者莫能及也文多後悉取其藁燔之今著其存者一篇葢恭人年七十時里黨為恭人壽恭人以戒其孫之辭辭曰示雯輩女昨來言里中先進學校鄉曲諸君子父老謀欲醵錢寘酒筵合諸名家文詞張屏幛如前歲壽蕭太夫人事將以壽吾者此親串盛心洽比雅事吾烏能無感然自度有甚不

可者今得詳為女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亦不為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且進百金為壽盖任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禮意當如是耶吾自女父之歿於官攜扶小弱千里歸櫬含艱履戚三十年餘闔户辟績以禮自守幸女曹皆得成立養我餘

年然此中長有隱痛每歲時伏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怦怦心動念女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掩淚今一旦賓客塡門羊酒塞路為未亡人稱慶未亡人尚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强我為主名其可謂之禮乎處我以非禮不足為我慶而適足增我悲耳且我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也蕭太夫人年躋八十於古謂之中壽蕭封君即世不過十餘年為白首夫婦女父之亡吾年未四十今更三十一

年亦僅古之中壽耳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且其子侍讀君居里已十七年德望高善行被於鄉黨鄉黨德其子而慶及其母宜也女曹中外薄宦偶歸里閭無善及人而亦偃然受鄉先生里父老之捧觴拜跽其又何以為情頃者米價翔湧邑井蕭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合錢市饔為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未亡人更皐戾是愳矣女曹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人之心為我先事而婉辭之惟勿忽也其遇事引經傳以合乎大道

類如此此皆其可為傳者也贊曰初廷敬嘗私怪雯在京師時獨久從余游日以其所為詩若文來廷敬居西街雯亦徙西街居既乃知恭人之教命然也昔敬姜見文伯之友降堦卻行奉劍正履召而數之以其所與游皆嫡事已者文伯謝而擇友引衽攘捲親饋事之甚至君子謂文伯之母備於教化于於友無能為益然亦自信非嫡事人者是以恭人樂得為其子友與若子輿氏見俎豆揖讓之事而悅之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予不

敢援是以為比也恭人之賢豈遂遠於孟母也哉

午亭文編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午亭文編卷四十三

大學士陳廷敬撰

阡表

百鶴阡表

我陳氏實舜後世稱侯邦賓於三代子孫散處列國爲代著姓顧瞻蒲坂輿言舊畿則吾陳氏尤近在封域者也陳氏世德仁厚播於山右誕我先公孤廷敬庸敢即

先公之德業顯著於家邦者詮次而繫以辭先公諱昌期字大來晚而號魚山老人初為廪膳生蜚聲黌序順治中

詔郡縣用文試各舉高第一人先公文冠一州名上吏禮部志在養母不樂仕為學以窮經為亟深於易禮經尤好程子易傳嘗言曲禮上下篇當傚學庸列四子書中自少壯而老吐辭制行務合經義以故見於家邦者可為世表儀焉先公生明萬歴中親見國家之所以興

廢君子小人之所以消長人心風俗之所以隆替盛衰故修身教家敦行厲世本於學術不移於物情不奪於利勢不憂不懼特立獨行惟準乎聖人之道而盡心焉流賊起西秦先公先事謀保聚築樓河山間樓將卒工而賊數萬果遽集樓下圍攻之數重先世父侍御公時為孝廉在樓中我先公謂侍御公賊勢衆矣即固守圍久不解樓中食盡人饑終不可保自請間道告於州幸州人救援我尚可圖存侍御公曰此危道奈何我先公

曰苟得當活樓上下千人且不使賊驚吾母為益大矣若坐斃於此非計之得也慨然固請行中夜自樓顛縋而下縋絶先公墮地乆不聞音聲賊火照山上下明如晝治攻具益急樓中人人目相懾無敢下樓救者僕李忠奮前曰死生命也捄主義也義在而死命之正也忠願下樓忠下樓縋先公而上未甦也質明宛然無恙若神有相者一時樓中人咸異焉賊圍樓攻之三晝夜謂樓中渇且降先公汲樓井中水揚樓四邊賊驚相視謂

不可以渇降也徐驅去長老曰吾聞活千人者其後必大陳氏其興乎當是時中外恬熙州郡乆不被兵流賊漫衍而東騰華蹀河景霍之城汾澮之淵如履房闥如跨澗溪所過壊裂糜沸而野處巖居無牆堞垣墉之限屠毒尤慘先公創兹樓也里富人竊笑之曰我將謂陳氏為園囿觀遊之娱也無故築為樓過矣賊至則縛富人拷掠金帛挾樓下以聾衆及賊去而富人亦效為樓樓亦至今在焉葢先公之盛德哲謀先事而備類若此

廷敬每念縋樓事視平原之抗賊霽雲之乞師艱危有甚焉以一書生欲穿賊壘冒鋒刃跣行七十里以達於州此萬不可必得之勢故縋之絶我公之不往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賊退有羽客過而言此樓活千人其名當與河山並永題曰河山為圍其意又若應前富人園圃為娛之説者長老至今呼河山樓云崇禎末流賊蹂躪突走北京别遣賊刼掠澤潞我公奮然曰勿待彼來當先往以折其鋒馳驅一晝夜行達賊壘賊率坐帳中

矛棘森立鉤鏑挺露我公從容曉譬天道人事順逆禍福之故謂民實無辜孽毋自作左右趨前欲逼賊卒曰此狂生縱之去且令與一箭為信戒其黨勿犯我里恃以安當明之季急黨朋亂正邪騁空言略實效而封疆之事不可問矣我公不出而任人家國事以危樓撐拒數萬之賊以立談摧挫羣兇之氣行其義於一鄉者如此此可以論世而知人矣

大清蕩除醜類臣壹四海叛帥姜瓖擾雲中煽惑晉以

南郡縣澤州則賊渠張斗光據州治迫脅士夫獨畀詞招先公先公怒裂眥罵賊賊奴死在旦夕敢辱我耶拉其書寸寸斷賊懟恚己丑十月率賊數千人直抵吾家故於樓南擴為堡賊圍攻如流賊廷敬是時年十二歲矣猶記賊於薄暮射書堡中先公得書手裂之登陴
忼慨謂衆曰受恩
本朝為臣子誓不陷身於賊賊反覆倡亂此特待命漏刻耳吾已度外置妻子若汝曹不協力堅守一旦為賊

所汚
王師至無噍類矣衆皆聽命賊度不可攻則索金帛先
公曰金帛以勞守者賊怒攻三日堡且陷賊忽開一角
去已而盡去及後乃知賊聞天兵自北下也賴
國家之恩以有今日使遲三日不至我盡室委命矣先
公治家勤儉以其餘賙給鄉人戊辰捐穀焚劵鄉人感
德詣撫軍請旌奏先公知之遽追抑其事數日人益感
奮罷市輟農疊上狀郡縣求請旌建祠郡上之方伯方

伯上之撫軍皆交口嗟咨竟通牒禮部先公聞之大驚自草狀辭辭極懇苦乞速寢其事遣使七晝夜達京師廷敬上狀禮部部大人感歎久之曰成長者志檄撫軍曲體至情仰成謙德自行褒旌以荅衆好其時都人士競為文若詩以鋪述咏歌而鄉人之懐思頌義刻石以載其詞者至三十餘所卒不能禁焉易簀之月盡出篋中貰易米數斛以賙鄰里當捐貰時諸子或無以為食而先公怡然不以屑意葢積仁累義樂善不倦出於至

誠如此待諸子嚴教兄子庶常君如諸子世父侍御公宦遊久庶常君自六歲就家塾至弱冠以經魁其鄉皆先公躬自訓督之也嘗曰學者攻應舉文字恒視讀書立品為二事吾所以教汝曹者以讀聖賢書當實存諸心而見之行事凡讀書令往復涵泳其中身體力行以變化氣質為先庶常君及諸子言動略有過差訶責終日尤戒多言謂多言多尤汝不聞乎所接人有言行之越於理雖近理而佞或喋喋者則不憚規其人退必舉

示諸子以為戒侍御公旣捐館舍庶常君始舉進士庶常君嘗曰公吾父也先公燕居無惰容怠色起居食息有常度中夜或踰時而寢雞鳴必興盥洗詣范太夫人榻下終身無間日太夫人見背廢問安之禮而興也常在昧爽前嚴冬不具火盛暑不解衣所居室圖書滿前凝塵蔽席四壁多張古人前言往行如曲禮所載生平無私語無嗜好未嘗以細故鞭扑僮奴食飲菲惡常衣澣衣食取充口物雖精好略嘗而止不恣食飲酒則無

量不亂夜就枕輒酣寢當張賊圍攻時堡中人舉皇皇不能寐每伺攻稍間先公就睡如無事時人皆異焉侍御公假而歸一日雨與飲於山園路滑失足傷臂侍御公大驚同卧堂中侍御公方輾轉不安席先公鼾聲殷殷然侍御公曰吾不及汝父也葢事無巨細應之則已無幾微凝滯於中臨事斷決無遲回卻顧自圖便私意與人言不隱情惜已無沮色忸辭上自達官貴人下至簞豆微賤無炎涼高下常面折人人無不服無城府崖

岸纖毫務已自私之意望之如泰山喬嶽即之如滄海澄江坦平寬大益覺和易如春風披人時雨潤物於人無宿怨蔵怒是是非非凖乎理道而務適其宜不為煦煦之行以要浮名卒之盛德感人化而為善人者歌頌而禱祝焉蓋先公性稟天成學術醇正純乎天理以義勝物得易之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得禮之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居家尤力行家禮故由家而達於鄉國其彰彰在人耳目者此其大較也蓋其詩書仁義之澤源逺

流長所鍾祥而挺生者有由然也陳氏自明宣德初七世祖諱林遷陽城中道莊樂其山巖水泉之勝居焉六世祖諱秀有詩名以人材為西鄉尉清操勁節著聞方是時士大夫修名行潔去就雖小官亦卓然自立西鄉公尤為上官重禮為尉數年皎然自持民戴之若慈母攝固城令居久之不得代一旦竟挂冠廳事壁去西鄉公子珏為滑尉贈户部主事户部公子天祐明嘉靖甲辰科進士歷官陜西副使廉正不阿以詩聞於時副使

公於先公為曽伯祖曽祖諱修隱居耕稼以餘粟惠鄉人鄉人以公利人濟物羣稱之曰歲星祖諱三樂忼慨有節概克修父業初贈光禄大夫刑部尚書累贈光禄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考諱經濟諸生初贈文林郎浙江道御史累贈光禄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祖妣妣皆累贈一品太夫人先公以廷敬官翰林歷院部遇

聖上登極恩勅封翰林院庶吉士徵仕郎以

親政恩勑封檢討文林郎又以
慈和皇太后祔
廟恩誥封奉政大夫内弘文院侍讀學士以加上
兩宫徽號恩誥封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滇南蕩平恩誥封翰林院掌
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通議大夫以東巡恩誥封資政大
夫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以
文皇后祔

廟恩誥封資政大夫吏部尚書以克襄公務恩晉封光禄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嗚呼自是先公棄不孝孫矣後二十年廷敬以非才入閣辦事

主上推恩誥贈先公光禄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先公之自號魚山老人也當西鄉公時有石魚飛出山巖大石中及兵燹後石魚不知所歸先公建一閣石魚所出處閣前圖刻飛魚形故自號魚山也吾母先太夫人初封孺人再封孺人晉封宜人淑人而先太夫人

棄不孝孤矣又贈淑人晉贈夫人再贈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先公贈閣銜先夫人贈一品太夫人前母李夫人贈並同廷敬追叙先公軼事葢所為者事難而節著功倍而澤溥方之古獨行之傳無多讓焉後之君子擇而采之光於册書孤之志也先公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二十五日終於中道莊之里第享年八十有五近遠哀號奔赴明年癸酉十二月四日啓太夫人百鶴阡之兆而合葬焉太夫人之棄諸孤也先先公十五年實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其時廷
敬方官於京師承乏翰林掌院事學士在講筵
上聞而軫恻特遣内閣學士屯泰翰林院掌院學士喇
沙里慰問諭以節哀自愛賜茶酒四罌廷敬捧而跽酹
以謝國家故事勲舊大臣遭喪者方蒙此典漢臣前此
所未有也及廷敬蒲伏歸子舍部議廷敬母以詹事任
封例不得與祭葬
上曰廷敬侍從勤勞其母準以學士品級賜邮嗚呼微

吾母之賢曷以及此逮先公之訃
上軫惻勞問遣重臣賜茶酒諸典禮如太夫人焉太夫人姓張氏家世沁水名族皆以文學科目顯高祖鏜以文高為歲貢生起家瑞金王府教授曾祖知本贈禮部員外郎祖之屏萬歷甲戌科進士累官陜西商洛道左參政父諱洪翼字萬涵萬歷癸卯科舉人署教朝邑至廣平府威縣知縣母王孺人吏部尚書諱國光公孫女萬涵公年壯無子既得太夫人少而頴慧特異與王孺

人皆奇愛之萬涵公在朝邑手授太夫人四子通鑑及列女傳諸書無不背誦通曉大義能文工書道如經生然王孺人既以宗胄顯懿克修禮範太夫人祇順母儀合於國史肅肅雝雝王孺人固欲擇良配從之聞我先公節操行義州里矜式士林推高乃歸我先公歸而孝仁恭儉德專行淑冠於九族范太夫人賢之而安焉時先王父贈侍御公已歿先王父有三子長昌言世稱道莊公崇禎甲戌科進士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次我先

公又次大虞公昌齊州學生侍御公配李安人善病大虞公夫婦又皆早夭獨太夫人侍范太夫人側吾家自上世已來雖業儒然本農家衣食僅自給而侍御公自為樂亭令有廉名性嚴峭不能與時俯仰有一介不取與之風囊無私積俸入之餘以公同爨嘗曰吾不以為家累也流賊拷掠紳士至我先公賊渠謂此雖御史弟吾聞御史清官遽釋之則不以為家累者世父與我先公葢已辨之早矣當太夫人之主饋也家益清貧凡烹

飪縫紉諸瑣事皆躬親之范太夫人老而長齋喜潔清非太夫人饋食則不甘太夫人多子女累又苦力作每免身三日即趨事范太夫人諸米鹽齪什嘗不繼太夫人每鬻簪珥以辦給閭與先公往復論說者悉皆前古忠孝義烈之行當姜瓖之亂也賊攻莊堡先公既手裂賊書賊怒攻堡堡中人人震恐太夫人初育第三妹在蓐中奮然曰此非安卧時遂起具糗糧給酒炙佐先公拊循堡中人一堡得完諸感頌先公者無不感頌太夫

人也太夫人於家政稍暇即出書籍憑几莊誦非丙夜不歸寢經生好學者亦無以加也廷敬尚未就外傅凡四子書毛詩皆太夫人口授以誦及官京師每先公有書至太夫人亦必附手書以教誡廷敬所以兢兢自守至今日者固皆

主上非常之恩蓋亦兩大人之教使然也太夫人有子八人廷敬其長也廷繼廷藎廷愫廷扆廷統廷弼廷翰女五人凡昏宦及諸內外孫及詳誌中者不備書書其

大略馮廷敬為太夫人初卜吉於樊山百鶴來翔故名百鶴阡令謹輯兩大人軼事為百鶴阡表竊取歐陽子瀧阡之義云廷敬浮沉仕路以先人遺教更歷世故稍從事於性命道徳之學兾無忝所生不虧名節
主上聖明下鑒樸鄙以康熙四十二年令入閣辦事令六年矣蒙
聖恩賜爵賜封顯崇先世庇賴後昆乃列其世系又載我先公先太夫人之懿行遺烈所以詒謀積慶俾余小

子克承先緒者具刻於碑以昭眡於無窮康熙四十又

七年　月　朔男

賜進士出身光禄大夫吏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廷敬表

午亭文編卷四十三

午亭文編卷四十四

大學士陳廷敬撰

誌銘一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致仕謚敏果魏公墓誌銘

國朝以理學名儒為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則刑部尚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閻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其為人蓋公

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
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朝廷
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
知者焉今欲誌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之所能知
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後之知公者而
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
先朝為名諫議其始彈擊封疆大吏中外憚之由刑科

給事中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慎起居盡啓沃責備時宰人為公
危
上曰給事言是因災異言天變為人事所致語多忤權
貴者
詔廷臣集議左給事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與議議
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避由是衆皆側目矣遷吏科都
給事中掌大計戒僚友絶賕賂日夜宿省中邸寓則令

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
上尤嘉允謂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得
旨比年糾拾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
與麗八法同科編之令勑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考功
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三十餘上其大要崇
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政於是忌者思
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蘖也會故相溧陽得罪遂藉是
以傾公

上察其誣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比事未發不糾
舉謂何於是則空垣皆鐫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為詹事
府主簿稍遷光禄寺寺丞尋乞養母太夫人以去講學
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夫人歿喪葬悉
準古禮當是時
今天子鋭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
得學問經術有名跡可用佐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國
益都馮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召趨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而喜曰

聖主在上以弘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近利姑且補苴之論非所以告

君也乃言教化為王道所先澌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盛化言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並請慎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禄

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
恩言朝儀祀事貴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
勵天下前後所言
上多襃納比一年陞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
御史是時方急滇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奏輒
削其藳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户部左右侍郎措兵
食察帑藏公經營擘畫為多葢公十九在言官言官有
章疏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恒易有所豎立六曹

卿貳以循分盡職為賢而已其可傳於世者嘗少公則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確估值以杜浮冒曰核闕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命確議以聞公在户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闕

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悞國以屬官之奇貪為一己之奇貨耶臣願諸臣為

國家培元氣為

朝廷正紀綱為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
俞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壊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參處
同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稱賞罰至意舉清廉知縣
陸隴其劾知州曹廷俞最貪宜斥既又舉督學道公明
者二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者悉
置諸法其時為吏者肅然知警動矣為左都御史九月
遷刑部尚書上言
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嫌怨奉

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
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為郎故事得拾遺補闕辭新
命而就見所領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
臣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
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在臣是日獨被召對近
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秘不傳公既於言無所
不盡尤留意人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郎

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表著者如此其為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寛之則為施仁刑官市恩則為骩法至遇

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僚屬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法之可生也康熙甲子春以病乞歸

上温旨慰留八月再乞歸

降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恩禮有加焉葢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如

是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
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於身施
於家而已矣化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能彰
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
公之事而推本於
君臣遭遇之隆以見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
然也戊午鄉試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
部侍郎孫公光祀及余余時為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

相率宿禮闈如鎖廳校士竭日夜力繼晷焚膏覃思品
騭蓋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
巡察畿輔則特簡命公與公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
公兩人同心諮訪誅剪奸慝稱使命焉奏事殿廷
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
賜
御書唐詩一卷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幅廷臣間賜貂
朝衣於公則

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卧疾數日朝
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賜參膏一罌人參
二觔自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如此
則
上之於公為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
上曰比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
命内侍視公所食幾何再入則賜茶三入則賜
御筆題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

朝士大夫祖餞國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為君臣相遇近古未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與公歸而張額於堂藏書於閣更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瞻而樂之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上聞悼惜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謚曰敏果蓋此皆公事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雖余亦不得記焉公諱象樞字環溪别號庸齋以賜額故晚而稱寒松老人蔚

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渡河以武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國大同襲指揮有遷蔚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宦有德行隱居不仕王考諱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國為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李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稍長孝弟忠信出天性壬午以春秋舉於鄉癸未上公車比入試矣聞王父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職浼人士

公奉母居山洞中賊慕公名大索不得我
朝丙戌首設科舉進士選庶吉士歴今官公娶李氏太
學生名經權女封夫人男三人學誠壬戌進士内閣試
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謐俱庠生幼某嗣公兄某為後
女三人一適天城參將劉君三汲子鄉平縣丞天賜一
適大同府中路通判李君濬子候補内閣中書舍人恒
㸌一適陝西平凉府通判姚君永康子之稷孫一人吉
祥公將葬學誠以狀來乞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稔知

公嗚呼余何以銘公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者為尤深所著有儒宗録知言録若干卷公嘗謂余曰昔孔子殁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教授於西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晉有人哉薛公文清以來曹公真予而後斯道將猶未絶也子得無意於斯乎余媿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乎銘公既不得辭則排纂公事而繫以銘銘曰

斯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有
爛其書於代有光豈適鄉閭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
桑梓惠我顓蒙開來繼往為天下宗相彼洛閩誦言滿
家干禄則已吐棄如遐公喟然云豈謂是耶其辭金鑊
其道瓦礫或飾其貌或騰其説公探密微老而彌樂公
有令問流於海邦公有偉行勸之鐘鏞銘公宜此永蔽
幽宮

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卒明年其學者為狀以其孫書幣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毋辭予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苕文又字鈍菴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龔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正吏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顧予亦以詩受知龔公日與

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異人也葢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實已歸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後勁䁔鋒踣堅騰踔萬夫之上予既感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少志鋭雅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為文先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為異人也龔公既歿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以户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

上禁中問今能為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

臥堯峯不肯起學者又皆稱堯峯先生王公以户部郎中
召見
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為詩來既進見退留臣
問士正學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鋭意嚮用文學之士矣
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
宜亦别為疏同日以薦而余以母夫人憂去京師有司
敦迫先生以來實康熙十七年也明年

詔試

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既以道德文章為己任由是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藁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讀書一目能五行俱下盡三徧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年舉進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幾假而歸研古纂辭一埽絕今文陋跡嘗慨然念前明

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迄明之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葢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襍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户部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遷山東司郎中以例降北城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選權江寧西新倉還而歸卧堯峯也凡職事之餘觴詠之次無時不以古文自娱而四方賢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為金石鏤刻

傳敘之作以示後裔附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見道務為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為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

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為三春所殺宜下御史復訊為復讐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為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縱降而為兵馬指

揮也不變易剛直閤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經死閤學欲因以重其罪廵城御史故閤學所取士也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閤學怒必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臥踞廳事中官出視事岸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衆人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人關忠義廟道士弟子為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鞫

一晉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逮徒黨與晉索之遂
正厥辜道路死暴尸者親為收瘞笞治奸民之以假命
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凌脅人者當任滿且去空北城
民炷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衢巷當道大官呼殿至
者擠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
職冗士大夫左官於此往往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
得民心至去時請留遺愛如先生者也及再入戶部部
設左右餉司先生在左司尚書王公弘祚以郎拜侍郎

晉秩正卿故嘗物色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也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勾校逓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司及右司會户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窮日夜會計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以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緝其遺意撰為兵餉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為

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為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横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强藩之勢沮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條議三閘及車戶利獘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金如干一皆洗手莅事有潔清名世徒目先生為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庸衆人往往不悅其所為而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

退而閒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中也自史職歸也日猶手一編書窮年矻矻若為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與有所得也四方賢士從游請業者日益衆為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得快然以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豪之士不無觖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

矣惟

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

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葉遷蘇州隷衛官籍曾大父禧萬歴丙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起鶴贈參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膺天

啓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有一齡家貧自立為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筠諸生次蘅殤次是穮監生次穀詒廩膳生次景蘇殤女四人皆嫁士人其學者顧君希喆實為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夔皋顯且顛仕以樂行否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惟汪夫子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賢斗杓所建四氣旋漢津海梁迴狂瀾霧雺披抉光晶穿末流俗學相夤緣

取青娩白子所憐遺經獨抱老愈專迥如一手障百川
生徒婉孌相後先宗鱗集翼風氣還天長地極元會殘
斯文不沒星芒寒鄙夫斯寬薄者敦光我銘石永不鐫

汾州府推官竇公雲明墓誌銘

順治中
天子思以廉隅風厲天下一時朝著歙然從欲於是始
有君子小人之目皆知較邪正而别黒白矣顧外則督
撫大吏其人雖多賢者而其不肖者亦盤互錯厠於其

間貪惏之風猶未衰止也嗚呼士君子讀書服官未始不欲以功名自見而或見詘於上官進不得行其所志退而泯焉以終老者可勝道哉况又有耆儒長德奮立崛起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而不肯詭隨以就功名者也公釋褐為汾州推官大吏疾其剛直以事中公罷官去始公之在汾州也搜剪大奸劈解重獄偘偘自持有不可犯之色雖賁育不能過其勇而誠信樂易推赤心待吏民所至厨傳蕭然不知有官汾州人稱曰賣佛

行部沁州沁州守懷金十鎰夜視寢潛置牀下公察知
夜深召守來檢還守守大慙謝公亦不使人知曰畏人
知我清也汾寢以大治而上官愈益不悅汾有富賈人
監司某陰以事欲致其賂否則坐以法公曰此人無罪
符牒往復至十六七卒格不行巡按御史某性素剛好
嫚駡人藩臬以下動遭詬斥獨知重公最後公屬官有
升秩者大吏謂其美遷也抉其陰事諷以貨賄公執不
可遂以此投劾去脂車之日撿擋篋笥無長物典敝衣

褁糗糧以歸汾州人念公貧競獻錢帛公悉慰而卻之自汾晉至銅鞮山南數百里執香華夾道雨泣呼號之聲殷地公去後汾人勒碑石道上父老至今過其下時時墮淚云當

世廟時主威不測贓吏觸法縲絏繫闕下

天子親臨問伏辜立置重典不少貸亦稍稍知屏斂矣

主人猶罔上行私而使正人君子鬱抑困蹇不獲自盡其才如此余是以覩公之軼事流連感歎而不能已也

公歸後築一室於溪流篁竹之間飲水食蔬率諸子稚
戲娛母太夫人側先人敝廬薄田盡以畀其弟母太夫
人益歡葢自公歸養親垂二十餘年回視一時與公為
難者或身為僇人為世所指目或聲塵絕滅而無聞焉
果孰為得失哉公為諸生時與同郡兩蕭君某某婁君
某講學論文結嶽社丹林之曲至是婁君已殁兩蕭君
亦宦遊不得志而歸三人者晨夕相過從酒酣道故公
曰世與我違吾寧樂而忘憂焉嵩居天下之中於五嶽

為尊士生其間多忠信魁奇之人取義於嶽殆謂是與或曰今日服奇嗜古異時當官臨事嶽嶽懔方勿隨時俗為波靡云爾然則公所自命蓋可知已公先世為沁水人上世祖始遷於懐歴十世生春榮春榮生三經公考也公諱可權字雲明兒時遇羣兒戲則竦肩袖手危坐旁觀稍長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磊砢自異蓋性生也丙戌秋再舉鄉試薦賢書己丑登進士第公樂道好修務為經術實學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仕輒不

利卒擯棄以老則豈獨公之不幸也哉公以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初五日卒年六十有九娶尚孺人繼賀孺人又繼趙孺人男子子三人賀孺人生旭畹趙孺人生焜女子子二人一適福建福清知縣申錫子念慈賀孺人出一許聘常德府知府高明子璜趙孺人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畹來請銘念受知於公不敢辭乃受狀而詮次公生平節槪如此銘曰

世祖英明剛斷知人善任使尤加意節鉞大僚而公詘

於上官如此此豈非其命哉然假令公不詘或既詘復用將盡瘁王事以終其身欲優游講誦丹林嶽社間得乎此亦可謂公之幸也嗚呼遇聖主而不見用沉於下吏詘於上官攬公之軼事可為太息矣

故奉政大夫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蘇山衛君墓誌銘

君故為盧龍吏吾昔之盧龍見其俗湔漢雜處多逋逃

盜賊難治自君為令以廉能聞於四方境内大治會
詔下郡國察吏之賢當行取為給事中御史者君在選
中既上竟除曹屬官及余承之戸部郎署中老吏每稱
君猶憚懾其無私不為利誘威怵吾又以是益知君賢
當君之為曹屬官數年曹上下胥賴之君每謂其同儕
吾殆將老矣不樂與少年治吏事會遷秩福建福州府
知府引見
朝廷憫其年至以原官致仕君喜曰吾初志也兹獲遂

馬君故為宿儒緝學學使者每臨試則取以冠諸生録其文以示學者使為楷模君故為邑中師至是歸益以倡道論學為事邑中學者尊禮之居數年卒卒時囑其子咸萃曰吾生平慕陳先生為人先生之文能傳道當世名跡以永於後汝曹必往求銘吾君既歿咸奉命徒跣走京師蒲伏堦下泣以請時余出入

禁中戒作文字固辭咸請益亟越明年乃克為之公之在廬龍也當兩京孔道驛使者冠蓋相望不絶差役旁

午送往迎來晝夜不遑息諸所供張糗芻什器之需丐貸於人錙黍不以累民稍以其間履田畝勸農桑勞來董誡之盧龍額徵米二千八百石草萬六千束先是勺杪以下無器可指率用升合量至相倍蓰草徵銀而仍易草於民官輒減其直民用重困君令户合納其米統歸之斛斗吏以是不得輕重上下其手草徵本色輸而無所困民皆大喜悅盧龍士不務學君與行教化奬拔文士丕變其俗士由是取科名者甚衆君廉清無欲故

精彊敏幹事無巨細迎刃擘解裕如也于清端公撫畿
輔謂之曰廉吏固多能也後
駕幸霸州于公來謁白循良吏數人君與陸君隴其並
舉焉
上遣刑部尚書魏公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巡察
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為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
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公公為引經準
律魏公益大稱善君因言民無知宜哀矜勿喜魏公嘉

納之格文清公為直隸巡撫以事迂道至其縣中迎謂君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令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居無何格公疏薦盧龍令第一靈壽陸君次之疏上而格公殁人有言格公于公天下所稱清忠鯁亮真能薦引人才者非如託名忠直而陰以排擯善類者比也向使格公不死于公不遷公所被薦達而獲知遇者當不僅於此然夫人患不自立耳誠能自立如居官之大小何論焉不然則世之猥巧工媢邀譽

於時以欺買而得大官者何限是亦足重耶假令君肯如世人之所爲而得大官今日浼予文以爲銘予能靦顔執筆而爲之以自欺其心而媿於其辭耶此可以知其輕重長短之所在已按狀君生三年而孤鞠育於王父王父爲學官於晉陽夜則令抱其足以臥口授經幾一過能背誦王父大奇之慼之言曰自慼記事以來見先府君每歲時家祭未嘗不涕泣也君諱立鼎字慎之蘇山其別字也澤州陽城縣道濟里三甲人其先遷自

平陽代有甲乙科始祖仲賢仲賢生元凱元至正辛酉
科進士元亡不仕元凱生敏中敏中生旭皆讀書有名
節旭生戊以明經試第一戊生溯溯生然然生永安永
安生堯孔皆世世有隱德或為鄉飲賓堯孔生吾良君
王父也十應鄉舉弟子執經侍者嘗數十餘輩以歲貢
生為太原府訓導稍遷通渭王府教授學者稱完真先
生吾良生明弼君父也為諸生以君贈文林郎直隸永
平府盧龍縣知縣再贈承德郎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

母王氏前贈奉政大夫山東萊州府教授王公某女兩家皆尚儒術故深曉女誡大指有桓孟之風贈孺人再贈安人娶田氏庠生田公允成女贈孺人再贈安人繼以田氏庠生田公行祚女生男一曰泰早卒女一再繼以田氏宜城司訓贈奉直大夫忠節公女生男一曰咸乙卯科副榜候選學正教諭又再繼以田氏處士田公見祥女又再繼以吳氏處士吳公臨泉女生男二曰萃歲貢生候選訓導曰履少殤女一適名家吳夫人卒之

明年而君歿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六日也距生之年前明天啓三年十一月三日葢年七十有六云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君所著有約齋詩文集輦下偶吟漫堂和詩如干卷始余知君以盧龍故敘盧龍之事為特詳葢為吏於外專制百里之命操舍由已故得以自表見於時及入而為曹郎官則否人衆而事權不一也故其表見為難夫人能自潔其身不犢其素守則亦可謂賢矣嗟乎人衆而事權不一難以自表見於時者豈獨

曹郎官為然哉使君得一郡卧而理之其治蹟當不減於盧龍時也而君頽老矣君之老也雖於君為得乎而豈非福州一郡之不幸也哉君雖不大用於時而生平學行政事可以坊表士林箴砭俗吏有裨於世道人心非渺尠也其所行皆應銘法余是以不辭而銘銘曰

我昔奉使之關東長亭短堠經盧龍江湖遠涉無我蹤海日照眼波蕩胷蕭蕭迴馬嘶春風灤河三日留征蓬寒流斷岸夷齊宮李廣射石埋荒叢棠花舊雨村樹濃

豈知宰木栽新封公具衆美書不窮我獨記此情所鍾
廉吏身徃風益崇公乎精爽憑此中銘以歌詩情未終
魂兮歸來悲哉公

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薦
於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
與雖折且怨庸何傷於是具疏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葢是時余待皐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為職又甞數薦人以故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

明詔欲以次對六卿有言他守令廉語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為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為御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於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纘君行實問銘於余按君以理學聞於世其於學術是

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薦君以廉吏而君以學術為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質之張子所為狀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著明焉君筮仕為蘇之嘉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侈掣格於上下素稱難理君夙潔清自勵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憚之境內肅然寧輯往時令饋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時一起居通書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躑擾里閈者皆絕迹屏息桀黠民無敢復鬬訟不逾歲而化理清

平户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刑威專用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横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先是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敗至是知君不可動則求君故人為之游説君過故人氣夷語和談讌極歡察其言渉甲事則變容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説會甲僕奪鬻薪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發吏捕之且趣駕將自往甲皇遽出僕寘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節改悔卒為善人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泣

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掖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爲子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葢君以德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杖於衢出入誡視察其色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輿臺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盍易業自謀生乎衆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逮之鄉

里爭者則以其里耆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徵糧用掛比法多者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之不足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曰是非故逋賦者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産米少歲額白糧常糴之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為奸利君為平糴定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

養益輸將惟恐後為令之明年軍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戀一官顧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户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稚填塞縣道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烟焰徹天父老有百歲者詣前願一識令君曰自我為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令君者也而為仕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報徵止於市肆於

是上官劾君謂清絶一塵材非肆應部議降調嘉定民罷市日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為請復君官章未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過盜傷而歸語其弟曰乙殺我言訖而絶甲弟訴於君君視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可遽定無何捕得真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直指為盜坐諱盜例革職君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民聞之空邑詣督撫為辨莫之省民既知不可留則架枅結綵户設香案人持瓣香號泣以

送或負粟豆及他物來獻君不受有委之而去者即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民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旃檀之氣溢於道路經月不散君自莅嘉定實不滿二年而德化入人之深如此故吾於君之不事刑威而民畏愛者不憚鄭重而敘述之誠有感於凡為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擊斷為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為詩盛稱之及魏公為都御史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以君

為首得還職為真定靈壽縣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薄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省除公費以養民財貽書邑縉紳變陋俗以端風尚反覆曉譬化鬬狠輕生之習其為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比閭族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而遏奸宄盜賊之源也請之上官重其任俾各專其職功罪有歸無牽連推諉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慤者親為講解孝弟

睦婣之訓使之教於鄉規條備具廵撫于公成龍下其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利病於君君條六事上之曰請緩征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留宜酌曰審丁不宜溢額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也且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以舒先之繖輔推及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

得其人皆可實見諸行事在靈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廷敬之所為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湖廣廵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

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
疏入養志解任又疏言捐納縣令賢愚錯襍特立保舉
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夫保
舉莫重於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
納而得也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惟近日督撫於
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
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即或在清濁之間然既以捐納出
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踞人

上不僅貽患小民亦且上干天和竊以為不但保舉之
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敕部察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
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時陳御史請停保舉而
開先用之例君再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
謂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即多一害
民之人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
旨同往會議又議言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奬令

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大典蕩然掃地矣此臣請停保舉之捐不得謂無容議者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即令休致為太刻夫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況休致在家儼然縉紳為榮多矣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容議者也時有謂捐納所以給軍需欲坐以遲悞之律

擬革職奉天安插
聖恩寛厚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改調歸君
自以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豫戒
上每韙其言以為與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
聖明洞鑒其誠悃而嫉之者衆矣及罷言路歸後二年
因簡賢臣視學政江南
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而君已不能待矣觀
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

上之知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時端人正士感發奮興爭思有所樹立以荅

主知而裨國事其於世道人心所關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厲也哉君既屏居泖水之上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為已任而天不憖遺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啟手足矣距生之時前明崇禎五年十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娶朱氏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震徵女二人夫學以致用余仵縶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将使後

之學者任民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充養完粹夷
然氣清温然色和居常必肅衣冠端坐止靜正而不拘
安詳而不放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疏接之不
見其惰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説
為先而發之於言書之於册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
著三魚堂文集問學録增删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書
其得於心身而措之事物者可考鏡其源流本末矣君
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有所引避改今名唐宰相宣公

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陸氏自宣公以來世以文獻為吳越閭族望宋季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宗季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京奏對仁宗稱旨屬疾辭職賜鈔幣還正統中傾其家以活饑者有詔旌門曰尚義子珪出粟活人尤多景泰中賜爵廸功郎廸功之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仰天跪而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葬江魚之腹漏旋止及旦視其罅有三魚裹水荇塞之人咸以為

神豐城之子東築堂泖口顔曰三魚君著書仍三魚堂之名者志世德也泖口即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傳而至君大父諱濾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於邑中祖妣李氏妣鍾氏曹氏君既仕封其父文林郎妣皆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生而粹清端居寡言笑經史上口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人為必可師法不為科舉奪志講學授徒非義不取蔪然自立年二十七始補邑弟子員食餼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而成進

士其令嘉定則康熙十四年也在靈壽七年為言官一
年計君前後仕不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此余之所
謂廉而賢者也銘曰
天地之大敦化川流清任與和或剛或柔雖聖難兼往
路徂脩苟正其趨而亡險陂若適康莊我馬不驚周行
載馳循途乃至偉哉英賢軒後輊前跂予望之如山不
騫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士士皆知之我銘君藏
敢為我私曽吐薦口忍緘厥詞

午亭文編卷四十四